

独龙江畔的青春年华

聂虹影



“现在独龙江还停电吗？”我问苟教导员。“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，独龙江电力相对于外面还是偏弱。但是和以前比，条件已经非常好了。”他说。

对于那片土地来说，最大的变化是独龙江公路的开通。“没有路时，我们出警走访都是靠溜索。”苟教导员向我们描述道。横跨怒江的钢索就是往来的路，溜索时必须紧紧抓住绳索，身下就是奔腾不息的江水。有时铁索上有刺，常常将手心扎出血。

苟教导员说，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了独龙江贫困的面貌。对此，身处边疆的他们感受最深。现在各村组都有活动室，村民会在一起学习。独龙江的孩子从幼儿园直到初中，党和政府都给予很优惠的政策，集中办学。民警们则承担着对孩子们的法制宣传教育和保护校园任务。乡亲们都发自内心地感恩共产党。

三

我们的车缓缓地行驶在长安街上。苟教导员感慨，北京真繁华，要是战友们都能来看看就好了。他想到了于建辉烈士。20年前，北京籍战士于建辉在抢修独龙江公路时，不慎坠江牺牲，年仅20岁。烈士牺牲后，他的父母从北京千里迢迢赶过来，想看看儿子最后战斗过的地方，然而却因大雪封山，等了一周也未能如愿。面对吞噬儿子的独龙江水，烈士的父母嚎啕大哭，最后悲痛地离开。由于路途遥远、艰险，这么多年来，烈士们的亲属很难来独龙江扫墓。现在独龙江的路修好了，派出所和地方政府正在筹划，将烈士们的家人接到独龙江来看看。

我的脑海中，映现出独龙江密林深处那处鲜为人知的烈士陵园，不禁湿了眼眶。采访时，我们曾到那里凭吊长眠的战友。陵园规模不大，园门两侧，是“干革命不讲条件，保边疆为国献身”的挽联。8座墓碑依山而建。在那里，我第一次听到了烈士们的故事。他们牺牲时平均年龄只有20岁出头，为守护和建设独龙江，将青春和生命融入祖国边陲的这片土地。

“巴坡烈士陵园山坡上的那棵橘子树还在吗？”我问苟教导员。“太遗憾了，那棵树去年‘5·25’泥石流时被冲走了。那是独龙江唯一的一棵橘子树啊，陪伴了所里好几代人。”他说。

采访时，那棵橘子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满目荆棘丛林中，摇曳着果实

的橘子树格外引人注目。派出所的战友介绍说，由于气候和土质的原因，独龙江除了种植作为调料的草果外，其它庄稼和果木都很难成活。这棵橘子树是多年前一位战友探亲回来时徒步背进独龙江的。那时独龙江还没有公路，独自一人背着棵树苗跋山涉水，其艰辛可想而知。为了培育这棵橘子树，大家花费了不少心思，后来树苗不但成活了，还结了果实。小小的橘子树，成了官兵们寂寞深山生活的调剂，也承载了他们绵长的乡愁。

去年5月下旬，独龙江持续强降雨，导致泥石流自然灾害发生。近一公里的路全部掉到江里，整个独龙江乡断水断电一周。当时巴坡受灾严重，通往烈士陵园的台阶和防护栏杆全部被冲毁。巴坡警务室的一位民警写了份遗书留在警务室，然后在随时可能发生塌方滑坡的山野中走了整整一天，才到达乡政府，将灾情作了汇报。危难关头，派出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全力投入救灾工作中。他们协同乡政府为受灾群众和滞留旅客搭建临时安置场所，提供食物补给。从那之后，雨季时所里给养保障存储增加到一个月的需求量，尽管新鲜的菜依然不够，罐头存储却很充足。相比之下，派出所位于乡政府所在地，条件还算好，警务室就更艰苦了。

比如，钦郎当警务室与41号抵边警务室，一年有280天以上都在下雨。民警们除了负责村民的日常事务外，还要抗击泥石流等频发的自然灾害。我们的采访团到达钦郎当警务室时，那里已停电一周。停电时，大家就捡拾山上的枯枝烧火做饭。警务室所有的锅都被烟火熏得漆黑。也有罐装液化气，但运输成本太高，大家一般舍不得用。警务室的民警说，他们从不轻易剩饭，因为供给保障太不易。我记得，警务室有一位叫王成鹏的民警，26岁，毕业于贵州大学。我问他：“为什么选择入警呢？”他说，当时公安边防部队到学校招人，因为爷爷当过兵，自己有很深的军人情结，就报名了。我又问他，后悔自己的选择吗？话音刚落，他就迅速地摇摇头说：“不后悔！”我感慨这里确实非常艰苦，他却说：“守边疆就该是这样。”我问他：“这里经常没电、没网络、手机没信号，熬得住吗？”他笑着说：“没有什么熬不住的，何况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。”我连忙向苟教导员问起王成鹏的近况。他告诉我，小伙子还在所里工作，积极上进，今年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，成为一名预备党

员。我听了，心里再次给王成鹏点了一个大大的赞。

四

行至西单，路边彩灯缠绕的花坛中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几个大字闪着光芒。我的脑海中，不禁浮现出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老营房墙上那行“扎根独龙江，一心为人民”的标语。首都和边陲，相隔几千里，却遥相呼应。

在独龙江特殊的环境中，历代戍边人帮群众开梯田、种粮食、修驿道、抗疾病，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。派出所和群众的关系一直是鱼水情深。民警们把为老百姓服务看作是本分，而老百姓对民警们也是真的好。他们常常暗地里给所里送来几把蔬菜、几个鸡蛋，甚至是一只活鸡。苟教导员还说到一件事。这次，获得“人民楷模”国家荣誉称号的老县长高德荣也来北京了，受邀到天安门城楼观礼。观礼结束后，老县长把自己上城楼时佩戴的领带送给了苟教导员，说要把这份吉祥留给最亲近的人。那不是一条普通的领带，是乡亲们为老县长进京专门赶织的领带。

这个光荣的集体也获得了很多荣誉。近年来，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荣获“第二十三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”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”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”等称号，荣立集体一等功、二等功、三等功各1次。对于这些荣誉，苟教导员说：“我们要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。在独龙江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。群众需要我们。边境的守护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。”

我想起那次在独龙江采访时，一位90后女记者和我的交流。她说来到这里后开始反思。作为独生女，她已经习惯了家人围绕着自己，遇到事情也先想自己。但是，这趟独龙江之行，听到的看到的无不令她流泪。她说：“到了这里我才明白什么叫不计得失、舍生忘死。您说，接到群众的报警电话，民警毫不犹豫就钻进雨中出警，难道他们不知道危险吗？万一山体滑坡石头滚落丢了命怎么办？我们同为年轻人，为什么独龙江的民警们能够这样做？”

我把那位女记者的困惑转述给苟教导员，他听后笑了：“这些，战友们都习以为常了。在人生最美的年华里，我们都曾奋斗过，有了保护人民、守卫边关的青春经历，这辈子，我们都值了！”

图为独龙江乡风光。 祁银泉摄

庆城新貌

陈加正

站在县城南门广场椭圆形观光台上，你会看见一左一右两条玉带般的河流蜿蜒而来，将甘肃庆城紧紧地揽在怀里。目力所及之处，我看到柔远河与环江河在这里汇聚，孕育出马莲河，然后沿着崂山湾大桥，日夜不歇地向东南流去。

河流给予这片土地勃勃生机。柔远河、环江河、小黑河、大黑河、蒲河、马莲河，境内沟壑交错的庆城，因为这六条百转千回的河流变得灵动起来。又因为河流，农业得以灌溉，石油得以开采。河流哺育了20多万勤劳的庆城儿女，滋润着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人们的梦想。

沿着盘旋向上的主干道，游览完祭坛、二十四节气柱、岐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，再穿过周祖大殿、碑亭、晒风亭等周祖文化景区，我来到周祖不啻的陵亭。陵亭后面有一座高大的石碑，我轻抚石碑正面深深雕刻的三个大字——周祖陵。

我静静地坐在石凳上，山间的微风似乎带来远古的气息。闭上眼睛，脑海里闪现出一幅幅画面：先人周祖躬身在山间垌头里拓荒垦田、教民稼穡，最后在蜿蜒流过的河水里洗去一身疲惫。

从坐落周祖陵的东山之巅，到坐落岐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的半山腰，到马莲河边的凤凰台，再到鹤池洞、周旧邦牌坊和古老的嘉会门……无一不流光溢彩。而凤凰台巨大的水幕电影，则用震撼人心的现代化声、光、电技术，为八方宾客演绎着古城的昨天和今天。

当你的目光徜徉在庆城的大街小巷，在灯火辉煌中，你会惊讶于这座小城的烟火葱茏：摊贩的叫卖声、商店门前热闹的音乐声、车流与人流交织的嘈杂声，一直持续到深夜……

不知从何时起，庆城的街上，头戴安全帽、身穿一身红工装、操着不同方言的石油工人渐渐多起来。当地人这

才明白：原来他们祖祖辈辈栖息的这片土地下面，蕴藏着贵重的液体黑金——石油。由石油兴起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庆城本地就业人口，几乎都从事石油或与石油行业相关的油服工作。

然而，这座古城未来方向该如何选择的课题，也曾艰难地摆在决策者面前。厘清发展思路、拓宽发展渠道、加大旅游业和特色产业开发……短暂的低迷期终于过去，2021年，中石油宣布在庆城探明我国目前储量规模最大的页岩整装油田，页岩油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。历史，又一次赋予了这座古城再创辉煌的契机。



我与一座城

最早知道攀枝花这座城市，是在中学地理课本上：“中国铁矿八大家……四川一朵攀枝花。”因为“攀枝花”这个独特的名字，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攀枝花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

没想到的是，有一天我会来到这座城市定居。十几年前，我从湖北来到攀枝花。从那以后，我对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攀枝花因三线建设而生，是万里长江上游的一座城，也是中国西部一座美丽的城市。

刚来时，我把文学梦安顿在金沙江边一间八平方米的出租屋里。有一天夜里，滔滔不绝的江水从梦中呼啸而过，我仿佛看见了当年奔赴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千军万马……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召唤，召唤我去书写那段波澜壮阔的难忘岁月。

于是，我开始追溯这座城市血脉。弄弄坪、瓜子坪、弯腰树、大渡口、九附六……这些沿用至今的老地名，“不想爹不想妈，不出钢铁不回家”……这老城区的大红标语，以及众多的三线建设遗址遗迹，早已同半个多世纪前的峥嵘岁月交织在一起，植根于几十万三线建设者的心头，成为这座城市不灭的记忆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由于符合三线建设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要求，攀枝花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。1965年2月，攀枝花特区成立。4月，攀枝花特区改名为“渡口市”。攀钢基地、兰尖铁矿、宝鼎煤田、渡口大桥等地，曾留下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足迹。三线建设1000多个项目中，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被放在重要位置。

一声号令，数十万三线建设大军从祖国各地集结到金沙江畔的攀枝花。一片荒山野岭的不毛之地，一夜之间沸腾起来……

李身钊，是我采访的第一位三线英雄。

1964年2月的一天，正在鞍钢设计院上班的李身钊，突然接到上级通知，赴攀枝花参加科技攻关，破解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这一世界性难题。

“那年，我25岁。”回忆当年，老人依然很激动。他指着一张发黄的图片对我说，当时是“先生生，后生活”，苦得很。但没有一人叫苦。为解决技术难题，李身钊与同事们常常通宵达旦工作，不休节假日，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。试验、失败、改进、再试验……直到最后成功。

“1970年6月29日，当攀钢一号高炉第一炉铁水，像一条金色游龙从出铁口钻出来时，我们都哭了……”讲到这里，李身钊老人突然攥紧拳头，说：“就这样，我们与困难斗，创造了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新技术……”

更多的李身钊们，以英雄气概和铁血豪情，不惜用青春、热血甚至宝贵生命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产建设奇迹。

今天的攀枝花，早已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，携手攀钢全力打造世界级千亿钒钛产业企业集群，构建“攀钢钒钛产业生态圈”，实现了“百里钢城”到“钒钛之都”的华丽转身。昔日“黄桷树下，七户人家”的攀

花是一座城，城是一朵花

召喚

枝花，今天总人口已发展到120多万。其中98%的城镇人口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及其后代——“攀二代”“攀三代”。

“花是一座城，城是一朵花”。如今的攀枝花确实处处是花，除了地上的攀枝花、凤凰花、三角梅、蓝花楹等，还有天上常开不败的“太阳花”。“国家园林城市”“国家森林城市”“中国优秀旅游城市”等美誉，与漫山遍野的灿烂阳光一起，吸引着外地游客纷纷来到这里夏天纳凉、冬天晒太阳。生活在攀枝花的市民，获得感幸福感也与日俱增。

而我自己，同日新月异这座城一样，也发生着破茧羽化的“蝶变”：因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，我从一名没有户口的临时工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，并获得了本地的多项荣誉，还享受到人才优厚待遇。在攀枝花的这些年里，我也有了宽敞明亮的新居，有了温暖幸福的家，有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。

我把家安在攀枝花，把根扎进这座城，把情播入这片热土。几年前，我放弃外调的机会，回报这座城，主动来到偏僻边远的贫困村驻村扶贫三年。

现在，到了周末，我会时常怀着崇高的敬意，去瞻仰攀枝花英雄纪念碑。我看见，那一拨拨瞻仰的人群中，有白发苍苍的“攀一代”，更多的则是“攀二代”“攀三代”。我总会将目光投向那些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”的“攀一代”的后代们。

那一刻，又一篇作品的创作激情与灵感，宛若永远奔流的金沙江水，在我的心头澎湃激荡开来……



攀枝花城区一角

王 东 摄

大地